



13
3088
2



018
3088
2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吾子篇咸曰人既裕乎學也則吾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備也光曰宋本

許訖切顏曰周然後誕章諸子應時而作詭

迄至也一本作訖誕大也章明也周孔之後

禮樂大明光曰漢書及李本然作終今從

宋吳乖離咸曰然後誕章乖離當為一句言

於道今註於誦章文下釋之隔諸子諸子離於圖律家雜穢之邪徑咸曰徽善也
乖離二字於下句甚失其義夷路賤彼百
諸子矣諸子謂吾道之諸子也言詭誕之章乖離於
道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戒夫習者也
曰圖謀也徽美也辨其異端而謀其
微美○光曰漢書作圖微今從諸家
尚而不知其正者正之光曰貴道德抑浮辭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咸曰初子雲好辭賦嘗
顧嘗好辭賦作四賦○光曰然童子彫蟲篆
刻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悔作之也○咸

詩之流尚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矧乎今之
賦也猶倡言優戲之具亦作之者且愧焉
○秘曰其文彫刻非法度所存賢人
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較不復為
可以諷平駭歎之聲也○秘曰言賦將以諷
璿填塹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之類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
咸曰此正文正宜有曰字諸本並無蓋脫
也諷之有正如其不已迺復成勸言不正也
○光曰未吳本無或曰霧毅之組麗也○秘
曰字今從李本
賦如女工之有綺毅可以悅目曰女工之蠹

矣露殺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劍客論

曰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諷論勸人也

曰狂狂使人多禮乎擊

論謂劍可以衛身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

牢有三木之威囚者多恭豈使人多禮乎言

不能也蓋特沮其劍術爾令注文與好賦相

作狂矣○秘曰狂狂為擊劍之形貌又以狂

古今字爾○光曰狂邊切或作狂又匹迷

切行音岸人在牢獄之中不得動搖因謂之

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秘曰景差唐勒

乘漢都尉善賦者也○光曰必也淫言無

正也○秘曰麗以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猶二雅之作○秘曰一曰風二曰

賦雅有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

咸曰辭人之賦猶景唐之流○秘曰覽者已

立法則辭人徒誇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
 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秘曰升堂
 聖人之道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或問蒼蠅
 如賦二十九篇○光曰言其無益
 紅紫蒼蠅聞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紫亂朱
 故語曰惡紫之亂朱○秘曰明視問鄭衛之
 似使白為黑惡紫亂朱○秘曰明視問鄭衛之
 難辨唯聰明者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秘曰
 辨之不惑也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秘曰
 善視師曠善聽今不曰亦精之而已矣秘曰
 世有如之何視聽故曰亦精之而已矣秘曰

朱曠亦精專而已矣○光曰言精心以
 求之則真偽易辨不必朱曠之視聽也或問
 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
 角徵羽也十一律者十二月之律也○秘曰
 凡樂交用五聲十二律分雅分鄭何也○光
 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曰中正則
 鄭俱談道德而有是有非何也曰中正則
 雅多哇則鄭聲繁越也○咸曰其音中而正
 者太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謂之
 官商溫雅失之矣○秘曰哇淫聲也五聲聲
 也聲成文謂之音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
 氣成象而和樂生焉雅也姦聲感人而逆氣
 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生焉鄭也○請問本
 光曰哇烏瓜切哇以喻奇僻之論

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

入也聲乎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正則雜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

○秘曰黃鐘為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以乎和之舉是鄭衛流僻之音不能入也推

揚摧大舉也○光曰宋吳本確作摧今從李本確堅貌黃鐘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

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慨以中正或曰女確然堅固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

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

也書惡淫辭之渥法度也咸曰渥亂也○秘

渥亂正法屈原曰渥其泥而揚其波○光曰渥古忽切亂也諸子以浮靡之辭逞其巧辨

汨亂道真人多悅而或問屈原知平九勿切

曰如王如瑩爰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

本命審行廢如玉之瑩磨而不磷今屈方逐

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咸曰非

也言原事楚王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

客方正盡忠義有瑕汙如玉之瑩矣然為上

官大夫子蘭之讒卒以放逐是為丹青所變

矣復不能計窮達之命自沈而死是智不足

矣丹青喻讒○秘曰原負明正之資本為楚

之忠臣如玉如瑩也被上官大夫子蘭之毀

不能捨之則藏遂著文華流于後世迺為楚

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
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悲憂憤懣至於自沉
不足言也或曰君子尚辭平曰君子事之為尚
其智也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則仇咸曰事有餘而
○祕曰尚事實實則仇直抗當作仇古或通用
○史記曰子路志仇直○光曰元口浪切仇謂
仇直仇直者質之謂也音苦杏切辭勝事則賦咸曰
義曰仇健也音苦杏切辭勝事則賦揚子曰
前云辭人之賦麗以淫此謂事不足而辭有
餘是傷之淫華如辭人賦爾下註謂賦頌者
虛過非也○祕曰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
據當時賦之賦祕曰事辭稱則經辭美少則聽
聲者仇直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
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祕曰文質彬彬

○光曰稱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毗之
尺證切皆藻飾之為非篤實之真○咸曰足
當為足恭之足法言準論語故有足言足容
也若以充足呼之則未可為夸毗戚施之義
也○祕曰言滿天下無言過足言也容止可
觀足容也言也容也為有德之文藻矣○光
曰足子預切如字足言善辭令足容威儀
有德則為文章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
無德則為澆偽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
法法與祕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之辯者其
孫龍辯曰斷木為棊梲革為鞞亦皆有法焉
者之徒曰斷木為棊梲革為鞞亦皆有法焉
咸曰言棊鞞雖鄙枝亦法也公孫龍之法類
此○祕曰梲當為梲梲刮摩也棊鞞戲具器

用之末者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為法哉○
光曰斷音短稅舊本作挽音緩又音款○宋曰椀當作挽胡官切從木誤也挽刮摩也言刮摩皮革以為鞞○光曰椀當作植植呼願切所以塞履也以毛植革而為鞞不合乎先言圖棊蹋鞠亦皆有法以取勝
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木匠之誨入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
必以仁義○秘曰言書不合乎禹
觀書者譬
湯文武之法者君子不以爲法也
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剡施也况
介丘平
咸曰遷迤猶卑也介小也○光曰宋吳本剡施作遷迤今從李本剡力
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
紙切施○移適切

乎
咸曰惡沱猶淺水也○秘曰介大也惡讀如川澤納汗之汗言升東嶽而觀則知衆山之連延已卑矣况犬丘乎浮滄海而觀則知江河之濁小矣况竭澤乎猶習五經而觀則諸子已小矣况詭辭以爲法乎爾雅謂河所渠舟千七百一川色黃郭云潛流地中汨激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黃濁詩云江有沱諭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別出耳○光曰惡音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烏下同沱徒河切
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
無棄常珍而嗜乎
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
秘曰惡安也
委大聖而好
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
秘曰諸子若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

類之山崕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
入矣崕谷也。蹊徑也。言山中絕之徑不可勝由矣。入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光曰崕戶經切又口耕切如諸子之言不可勝入於道也。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正門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祕曰或曰子亦由矣。孔氏戶乎曰戶哉戶哉言斯戶也豈它也哉。吾獨有不戶孔子。或欲學蒼頡史篇。奇難之字故欲學之。○祕曰蒼頡曰史乎史乎愈一篇史籍十五篇皆字學。

於矣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知而矣。名不名而闕。○祕曰蒼頡亦史類故曰史乎史乎猶勝於。或曰有人焉自學諸子之矣。不學之闕也。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訟見豺而戰戰。○祕曰忘其皮之虎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光曰音義曰天復本草作揚今從諸家本說音悅君子小人必臨利害然後見其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光曰別彼列切下。

習異端而入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
言較然於聖道者也
 祕曰孔子之道已試之效且易或曰童而習
知也
 之白紛如也
言皓首猶亂也
 後能言而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妄不詐
也
 也
不妄不詐者以正教人
 人干會孔子以正言却之不詐也
也
 孔子請見孔子以正化與之誠去詐故較易也
光曰
 儒估畢以為博多以為辯是以為敵
也
 詐也
 詐如茲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

非也聖人之不以女欺女詐者以詐欺詐
咸曰
 者謂不詐其詐如關文之類
也
 以敵女詐以拒詐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
之也
 尚不能正焉能正人
多聞則守之以約
 簡要
也
 之聞守之以經
多見則守之以卓
 日象高之見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也
 少聞無約要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
也
 不聞詭辭何以表經高之約不見小說何以
也
 知聖道之卓
也
 釋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綠衣三百色如之

何矣紆絮三千寒如之何矣領綠衣雖有三百

宗廟紆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冬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秘曰綠衣非正色紆絮非純綿雖多不益於實用猶說辭小說不益於正理○先曰如習非者雖博而無益也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秘曰居敬而行簡○先曰

要而易守也秘曰一炳而易見也○先曰

法而易言也秘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先曰有制度可言也

震風凌雨曰暴雨○秘曰然後知夏屋之為旡蒙也○先曰吳本旡作旡音荒今從李宋本旡莫經普耕二切又音

也○先曰吳本旡作旡音荒今從李宋本旡莫經普耕二切又音

扈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

也○郭郭限內外禦姦宄聖人崇仁義正愆違

之道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治亦先曰聖人

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咸曰墨翟之道摩

為之是兼愛也然無親疎之別揚朱之道拔

獨善其身兼愛獨善俱偏於道而教授其徒

不毀傷之義無親疎之別大為不可故孟子

而巳矣此孟子闢之之辭也○秘曰楊朱墨

翟之橫議充塞聖人之正路孟子辯而開之

按不字疑衍

廓然無復塞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後

之塞路者有矣申商之類竊自比於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

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

聖命皆稟於天衆言理趣雖殊其極致終歸

於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音鳥曰在則人

亡則書五經其統一也

脩身篇也脩則克矣故次之吾子

事有本真祕曰凡事有本陳施于意動不克

咸克能咸皆咸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

故曰不本諸身自求之義而勿求備於人

在脩身先曰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

本真不能正也以正謹脩身而行止出處皆

成律度

脩身以為矧矧思以為矧矧思以為矧

立義以為的莫而後發發

必中矣無敵於天下。○秘曰事得其宜。○宜。○義言脩身正思定而後發俱中道之謂。○先。○人之性也善惡混。○以爲人。○性惡孟子以爲人性善而揚子以爲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垂流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該兩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秘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初善惡兼全故赤子之生。○七情未著而先有號笑喜怒喜怒者善惡之。○端也是正性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與善惡相混也。○咸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惡人所謂混也。○中人以中不可以語上也又曰。○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是人有上。○中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

上可下善惡混也故賈誼新書亦於人主分三等曰有上主有中主有下主夫上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不可以引之而下下主者可以。○引之而下不可以引之而上中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也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爲善則行絲驩堯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下主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也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霸用豎貂子牙則亂今揚子之意謂。○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惡混又曰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觀其文是止言中品之性明矣非。○謂人皆然也得非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

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
所謂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
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祕曰習
與性成○先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
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
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
猶陰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
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
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
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惡不能
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
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
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
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
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

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
者嫌其藜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
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
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
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
性也是信稻粱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
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
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
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善惡
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
信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人之性善
而惡混之何如耳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
為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
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
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

為始也混而今也善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
惡亦非知揚子者也也
也與御氣為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利
乘馬也善惡二途惟其所適○光曰夢得曰
志之所生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
乘而之善則為忠為義或曰孔子之事多矣
祕曰惚百不用則亦董且憂乎光曰孔子以
王之法則其事多矣然終不曰聖人樂天知命
見用於世則徒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
樂天則不董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又曰孔子聖人之知命則不憂咸曰
時者也茲所謂不勤矣

圖之乃援琴而歌又曰桓雅或問銘祕曰若
其如予何茲所謂不憂矣
正考父之鼎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皆有銘之類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至聖人之辭可為也可得而聞使人信之所
不可為也也祕曰聖人之辭先王之法故可為
所不可為也也語曰未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信作敬
今從諸家本以其有至是以君子彊學而力
誠全德故人信其言
行以安道善者導之以仁惡者導之以義雖
蠻貊之邦珍其貨而後市必貴脩其身而
亦可行矣

後交修身必固。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無所不
日貨珍者價必倍。猶如身脩者交必賢。謀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光曰：先成已道。然後接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
兼之於書。○秘曰：慎言榮辱之主。慎上交不禮。有則安。無則危。慎善習是勝。非。上人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光曰：宋吳本有李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之。天地之交以理。但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秘曰：易曰：各從其類。自然之理也。君子之交謂之朋友。非朋黨也。

小人之交謂之好。大而不好。大而不為。夫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秘曰：譬如為山。未久而不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人之道彌高而知止於異習者。居卑也哉。○光曰：人情莫不好大。好高而德常小。行常卑。若仰觀聖人之道。則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知已所守之下矣。魯相婦織於室。遣去。公儀子董仲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高美。○光曰：董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使見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所以為高。

善不明用心不剛傳古爾明傳誰剛為剛正

秘曰休舒明而且剛故能爾傳誰也或問仁

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秘曰可安處義路也秘曰

可以禮服也秘曰可飾身智燭也秘曰可照物信符也

如衣服可以致誠秘曰可以合契處宅由路

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秘曰發

道有意哉秘曰謂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

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秘曰惡乎自畫

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當以仲

或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世

或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世

或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世

或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世

或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世

或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世

或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世

或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世

或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世

或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世

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蓋大夫刺襄公無德而求諸侯猶大田無入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未論故引是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尼猶大田莫勞驕驕而盛欲遂其獲不可得也故徒思遠人心忉忉者也遠人指仲尼○祕曰圃讀如甫喬讀如驕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羨驕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忉忉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光曰李本甫作圃今從宋曰有光月有明曰吳本上田音旬喬音驕曰日有光月有明此言仲尼雖沒而其道存焉猶日月雖遠三而光明在焉○祕曰日月在此光明甚邇三年不自日視必盲三年不自月精必蒙不見

而盲矇以喻不學闇人○咸曰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患矣日月光明則可視之否則盲矇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變故五等而再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視以三年日月之變而心自不能易則道去矣視絕矣遂至榮枯華泆真行而已矣○祕曰三者用數之終數終而不視仲尼之道其猶盲矇矣○光曰矇榮魂曠精糟萃曠沈曰萃孰也○光音蒙

植索塗真行而已矣 植土也音人以杖觸地也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論也○宗元曰榮明也榮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為精華如葭葉之芽目精之表也言魂之榮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自日月目之用廢矣以

至於索塗冥行而已矣。○秘曰：榮光也。榮魂
神光精華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柳宗元云
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
久曠則沈，於是杖藜而求路，冥冥然行
矣。張晏云：藜者，藜之白皮，植地也。○光曰：
它歷切，挑也。垣，常職切。索，山責切。人學於聖
人，然後能立，猶目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
或脩身而不由聖人，則為棄人矣。視物而不
見日月，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
為棄日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
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
重貌、重好。○光曰：宋吳本言：重行、重貌、重好、重
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
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

則有觀，可觀望也。○秘曰：非禮不好，敢問四
輕曰：言輕則招憂，威曰：犯入必行，輕則招辜。
威曰：冒禁必貌，輕則招辱。威曰：人必易，好輕
多故，罪至矣。貌輕則招辱，威曰：人所辱亦多。
則招淫，咸曰：嗜其邪，禮多儀，威儀也。或曰：日
具不食肉，肉必乾，日具不飲酒，酒必酸。賓主
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平曰：實無華則野，華
無實則史。○史音古，或作賈。咸曰：論語云：質
宜如史，字音古，非也。○秘曰：野謂朴野，史謂
文勝其質。○光曰：李本史作賈，音古，音義曰

賈人術鬻過實華實則禮合禮文質彬彬

然從吳宋本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咸曰山雌之肥由

君子之樂由其守道遇時之貴○光曰言山

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飲啄遊處得

意也○樂道亦然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咸曰

也此譏顏回之一簞一瓢已甚○臞何不以不改其

樂○光曰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

閭閻在上簞瓢粹茹亦山雌也何其臞粹謂

以手粹菹菹也○祕曰邦有道富且貴樂也

邦無道貧且賤樂也顏何臞哉○光曰粹在

忽切百官牛羊若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

堯之所以養舜也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

樂德盛也○祕曰烏獲秦之力士千或問犁

牛之鞞與玄駢之鞞有以異乎咸曰犁牛雜

也駢赤也鞞皮亦猶色也或問犧牛有不純

之色與黑赤之色皆牛也豈有異乎○祕曰

犁雜色玄駢也駢赤也皮去毛曰曰同咸曰

鞞○光曰鞞苦郭切鞞息營切○同言其

為牛一也故曰同然則何以不犁也咸曰言

之同而宗廟何取玄駢而不用犁也○祕曰

祭祀之牲取駢駢而何不用犁也語曰犁牛

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光曰
或者言凡人顧其中心何如耳何必外貌之
禮曰將致孝平鬼神不敢以其稊也祕曰致
文曰將致孝平鬼神不敢以其稊也宗
廟山川其純色也如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
而不敢用稊也割羊義見易○咸曰罷當為饗字
稊不稊也之誤也夫晏饗之牛羊不毛雖雜
色可矣故稊與不稊皆用之○祕曰如為賓
客師旅之牲安問色之雜不雜也罷以禮罷
之犒餉之鄉飲酒義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鄭康成云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光曰割苦
圭切惡哀都切音義曰罷音疲勞也揚子以
為若欲為君子則不可無禮文若欲為眾人
則何必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矣
禮文也

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
儒行定公問君使臣臣事曰魯未能好問仲
君之類○光曰鮮息淺切
尼故也咸曰夫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
魯不用其言非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
矣或謂咸曰自平王東遷周衰刺矣故仲尼
齊等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
但能使魯作東周不亦易乎曰不然也孔子
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言當復與
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也豈仲尼但能作平
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謂使魯能好問仲尼
則魯亦可等樹王室復與西周之盛於東周

之地爾豈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或問人
 者且辨之。先曰興周道於東方。或問人
 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
 引諸門乎。秘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
 本韓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故曰韓莊之書門
 謂孔子之門。光曰宋本門作閭今從李吳
 本曰在夷貉則引之。秘曰韓莊之書使人不
 知樂禮樂之不存倚門牆則塵之。咸曰塵去
 在。蠻貊則引之也。倚門牆則塵之。咸曰塵去
 非同貫不亦甚乎。感者甚衆敢問何謂也。曰
 以難借喻以為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
 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位既失中兩不與耳

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
 嫌乎。又問自此已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
 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
 之言所能統故每道其妙寄而去其履迹一
 以貫之應近而已。先曰貉母百切言夷貉
 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牆者也
 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
 轉上為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秘曰上衣
 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為諸子也。光
 曰上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
 人之正道今乃絃鄭衛誦韓莊聖道未成而
 更於邪僻。聖人耳不順乎非惟正口不隸乎
 矣。矣用之。聖人耳不順乎非惟正口不隸乎
 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隸習。秘曰無聽
 不是無言不善隸習也。言不俟習。光曰

揚子卷二

二十二

羊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

至切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

言眾人無擇焉緇情或問眾人曰富貴生貪

富貴不義而生祕曰志賢者曰義達其義以

在荷求富貴貪生而已聖人曰神神德行

所以宜仁而適道者也者聖人曰神神德行

而巳神應乎萬變聖人如之豈止益於德行

謂一執神而固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聖人觀

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觀

平賢人則見眾人光曰賢人能以殊於眾觀乎

聖人則見賢人立不可及觀乎天地則見

聖人祕曰天地之道聖人管之聖人之道賢

天地聖人之所取法天下有三好眾人好巳從賢人好

巳正聖人好巳師曰巳師為巳之師也天下

有三檢先曰檢猶眾家用家檢法家人自以為

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所

編於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

祕曰不性其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禮者

人之所履義者人之所宜先由於獨智人

日未吳本人作自今從李本先由於獨智人

自聖門秘曰上智也○光曰生而知之獨或
 問士何如斯可以秘曰生而非常人所不能達提身福者百順之名○光曰
 曰提是支社矣切又音題曰其為中也弘深也弘深敦
 重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肅外威儀也括提身矣肅敬也括
 法也○秘曰心志廣深而儀形肅括斯士之
 福也括猶括也○光曰弘深不淺露肅括
 不放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愾之有
 肆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愾大惡也○秘曰悔
 吝生乎分元愾大惡也○光曰愾徒對切慎
 之於微則上士之耳訓乎德順下士之耳訓
 過惡不大

乎已苟或令人順已○秘曰上士好德聞言
 而誠之下士是已聞而誠之訓誠也言
 不慙行不耻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
 不耻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秘曰
 言焉而不慙於言行焉而不耻於行雖聖人
 猶畏憚之○光曰人之言行無可慙耻
 者是全德之人也故雖聖人猶敬憚焉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言卷二

注獨指伏羲畫卦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
 以解之不亦謬乎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
 得中然後利見○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
 得諸正者如門人之衆其殆庶幾者惟顏子
 而已今言失中不及者猶師也過商也不及
 之義爾故禮尊中庸書貴皇極此之謂也注
 以二五解之甚非類矣彼二五者言一時居
 位安危之象此統稱中庸之理相去異焉學
 者辨之○祕曰太道芒芒然惟聖人考之遂
 明大中制是以河出圖也大易明二五之
 中洛出書也洪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孔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不可吝○咸曰中而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光曰姦謂侵壞罔謂誣罔
 罔所及○光曰姦謂侵壞罔謂誣罔
 言聖人太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
 誤問道

祕曰世以虛無湛寂為道之本而求乎洪荒
 夷曠之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太甲自然之
 道○先曰尊道德
 禮樂黜老莊申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曰無不通者言道之施也無所不通注謂萬
 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祕曰道貫二
 才合仁與義而或曰可以適他歟以道既可
 言之無不通也咸曰他猶邪也曲也言既云聖人之道無不
 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
 咸曰他猶邪也曲也言既云聖人之道無不
 通亦可以通邪曲之方曰適堯舜文王者為
 乎○祕曰他異端也
 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

或問道光曰宋吳本無曰道若塗若川車航

混混不捨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

不他或人以為川塗之道皆曲而不正何車

航之行晝夜不息言諸子雜說亦可適於聖

理也今下無答文者蓋鄙其不論教故不對

之也法言諸如此類者數雖問答皆出於子

雲然其立事垂制理當為之然也或曰焉得

學者辨之注殊不明其旨何以哉

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因形以取譬

道而不答故曰而復請之以為安得直道而

從之也○秘曰譬如塗川皆曲而車航不捨

晝夜何所擇得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

直道而由乎

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秘曰塗雖曲而通

由之可也猶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

之道亦可也故揚墨歸儒受之而已莊周申

韓漸諸篇則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

平大解曲道歸正之義○咸曰上既止答以

謂曲事可通聖道乎今下無答文者亦鄙其

問之失而不可對之也夫聖人無不正也安有

曲事而能通之哉注惜其肯以謂大解曲道

歸正之義深失之矣○秘曰或人喻其旨也

事謂異端之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焉得

直道及事雖曲上皆無或曰二字今從李宋

吳本揚子設為或人道德仁義禮譬諸身平

不可無之於一也。夫道以導之，咸曰導達也。秘曰合譬一身。○夫道以導之，咸曰導達也。達德以得之，咸曰有德則仁，以人之咸曰有。必歸之，光曰義以宜之，咸曰有義則禮。仁者人道之常，義以宜之，咸曰有義則禮。禮以豐之，咸曰有禮則天也。五者人之天性，骨也。○光曰天性合則渾，離則散。光曰渾而自然，不可增損。合則渾，離則散。光曰渾而事言之，則渾而為一，隨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言言之，則渾而為一，隨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為聖。統仁義禮德，故謂之道。人統四體，故謂之人。可合而不離其身，乃全也。韓吏部曰：老子之

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或私言也，其不全哉。○光曰：關一則不成，人問德表，曰：問有德之人在上，其治化表見於外者，曰：莫知作上作下，樂為下，之莫知為上之何如。曰：莫知作上作下，樂為下，之莫知為上之非也。作脩也。君聖而脩之於上，臣忠而脩之於下，故上下交脩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為德之標準也。○秘曰：德足乎已，加乎民，天下有道，比屋可封，豈有然作之於上，作之於下而莫知也。請問莫知，咸曰：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其制也。○秘曰：德既然矣，請問禮。○光曰：李宋吳本皆作：請問禮莫知，音義曰：天復本作：請問莫知，今從之。或者以為治曰：行禮於彼化既出於上，豈得人莫知之。

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
由之不可使知之威儀三千不可盡詳哉故
禮不下庶人蓋上既行而下能效則民得之
矣何制之知焉秘曰禮亦然○光曰德者
得也有德者行禮於上而民各得其所於下
人自為善豈知邪或曰孰若無禮而德如去禮
治化之所自邪光曰或者以為禮體也人而
而專任德安用繁文之禮何得為人無禮
曷若專脩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為人無禮
無禮焉以為德何能立德○秘曰譬人無體
非人也何由為德光曰禮者德之體也
或問天曰吾於天歟曰言禮者德之體也
見無為之為矣減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

散雨潤日短山止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
澤說而萬物生焉秘曰莊子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
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咸曰言萬彙紛錯得
何力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
能給老子以道道德其所道德德其所德雖
然猶未離道也故有取耳○光曰虛靜謙柔
及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絕
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
雲豈異哉夫能統遠直然後可與論道悠悠
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
者不得已之為教也秘曰聖人以仁義

禮俱道也。老子以仁義禮別為一端，以至崇道德薄仁義，非禮學故無取焉。耳揚子言老子者皆據虛無二篇而言也。嘗試之家語，稽孔子問禮於老聃，是與聖人之道同也。故曾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藏羣廟之主，取羣廟之主以從迎，四廟之主出入必蹕之類。老聃云：又稱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之類。曰：而舍，與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之類。皆曰：吾聞諸老聃云：此誠學禮之效也。觀此二章，老子深於禮者也。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豈老子所為哉？今道家流有黃庭內景之類，亦曰老氏之作也。言胎食之術，文辭淺近，又與虛無二篇不侔矣。豈非道家為之，名歟？昔崔浩嘗讀莊老之書，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以設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

也。○光曰音義曰：「搥都回切，舊本皆從手擲也。漢書云：以博局提吳太子之吾焉開明哉。禮學則吾道賢矣。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他則其開發咸曰：『當為蒙字之誤也。』言開爾他則愈蒙闇矣。它指莊列之類。○祕曰：吾道可以開明哉。惟聞聖人之言為可開明。若諸子它道無所聞焉。若耳也。若耳徒有其名而無聆聞之實。郭璞云：『若耳形似耳，叢如盤。』○光曰：開啓明曰大哉。聖人言之至也。言通達可行。○音聆闕。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之極。至吾道無所昏瞠，開之廓然見四海。○先曰無所不通。閉之闢然不

親牆之裏不開聖卷論無所見○秘曰自其

本開作闔今從李本音義曰闔聖人之言似

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

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秘曰宿安

之則彌壯左氏傳曰官宿其業允治天下

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堯

咸曰五禮五教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信治

天下而捨是雖黃帝堯舜之聖亦外物爾堯

贅體之外物者也○秘曰黃帝堯舜俱以禮

文五常之教為治若信治天下不俟禮教則

黃帝堯舜以為外物邪○光曰堯初或曰太

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咸曰或以太

自化疑今之制無益於道○秘曰伏白鴻荒

之世聖人惡之咸曰惡其與禽獸同是以法

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敘上下

而唐堯順考古道以天下讓是法制始於伏

犧而成乎堯○光曰伏犧始畫八卦匪伏匪

堯禮義峭峭聖人不取也咸曰峭峭多言貌

能言夫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
聖人獨取義而下○祕曰悄悄不正貌由伏
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或問八
禮曰枉矢哨壺○光曰哨七矢反
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
曰言八方之俗各有禮樂曰殷之以中國
也中國之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
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孰為中國
曰直比辰為天之齊也俱曰五政
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
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
土圭測影畧度均也○咸曰古者言天體者

有三其一曰周髀言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
之下為天地之中今上注引是義此注引土
圭測影夫土圭者周公之法也宜為是○祕
曰五常之法測土深正日影過此而往人也
以求天地之中則為中國矣
哉
譬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
諸子非其肯焉○祕曰八荒之外聖王以禽
獸畜之○光曰言夷狄無異禽獸其所謂禮
樂者安**聖人之治天下也**
曰礙止也**無則禽異則貉**
禮樂則禽異
禮樂則貉
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

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

見天常祕曰五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

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為人之由禮樂也

祕曰帝王之道著于五常猶書言之意著于筆舌

光曰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

咸曰用謂任用之益謂尊益之夫智者無不知也

知也用之益之則惟變所適出奇無窮故姜牙興於周而退於齊少伯霸於越而歸於陶

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弗用弗益之則囊括而祕退藏於密故顏守一瓢而道彌光孟

著七篇而名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

所以用與不用益與不益不能虧其一教多

也○祕曰智者見用不見用受益不受益於

智無一贅之虧矣○光曰不贅虧不蓋衍字有餘曰贅不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

皆主於自然不可彊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則因而導之爾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

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孟子曰所為惡夫智者為其鑿也

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祕曰深

之所為則禮無不在已○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光曰器械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而行之苟或

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曰

或問大聲孰為大曰非雷非霆隱

隱眩眩久而愈盈戶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

傳無窮○光曰宋吳本眩作眩或問道有因

無因乎道貴因循曰可則因否則革因雖

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主之事世相反而其

道一也○秘曰隨時制宜○光曰前人所以為

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

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

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

能因天下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

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

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

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或問無為曰矣

範也矩範之動成敗之効也

為哉應化而已○光曰所以有為者救在昔

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坐

拱而視天民之阜也咸曰阜盛無為矣

也垂衣拱手視天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

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

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

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也所謂可則因

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

非為也○秘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自然有

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以
為太古下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
見不聞使之純一○秘曰太古未作禮樂是
塗塞人之耳目使其純愚○光曰老子曰古
之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提仁義
絕滅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
禮樂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
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秘曰天
能聞是以聖人配地作禮以如視不禮聽不
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如視不禮聽不
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由禮樂則安用塗之
如其視邪聽淫雖欲塗之未由也○秘曰
視聽無禮樂則大亂雖有民焉得而塞之○

光曰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
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
目而塗之或問新敝殺如衣之新敝曰新
安可得哉或問新敝殺如衣之新敝曰新
則襲之敝則損益之值其敝亂則損益隨時
○咸曰新猶初革命之始也敝猶久守成之
際也夫革命之際始制度未立姑仍舊貫故曰
襲之守成之際觀可以變故曰損益之孔子
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
所損益可知也此之謂矣○秘曰政教或問
之隆則因而襲之敝則革而損益之或問
太古德懷不禮懷○秘曰道家尚德而薄禮故
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咸曰焉安也言太
爾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咸曰焉安也言太

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曰嬰犢乎
禮無禮也○咸曰言今若亡禮人皆嬰犢乎
矣可乎○祕曰人殊禽獸豈皆嬰犢乎
犢母懷不父懷○咸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
畜類乃母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
懷而已
未若父母之懿也○兼平愛敬而後盡其美善
獨知母而不知父皆如駒犢矣故兼知父母
禮可備也○祕曰懷父母乃愛敬之道豈直
以德而不禮是與其嬰犢之懷易
若夫人父母之懷之美也懿美也
咸曰狙猿也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有
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欺籠之故莊子

曰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
也狙詐之家猶言巧詐之家揚子惡世尚詐
欲排斥之故為之言○祕曰狙詐兵法權謀
家流也狙善詐故以為名猶狐疑猶豫之類
○光曰狙七余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
切又干預切
堯舜也○咸曰言我用巧詐之計可以不戰而
也○光曰言狙詐之術雖不用仁義曰不戰
亦能不戰而服人與堯舜之道何異曰不戰
而屈人兵堯舜也○雷項漸襟堯舜乎咸曰言
兵則或血濡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堯舜之
為乎○祕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
堯舜乎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術玉而

賈石者其狙詐乎咸曰術言其玉而賈售以

也○光曰術音縣賈音古或問狙詐與亡孰

愈也○光曰言不用狙詐與無詐誰優愈猶優

曰亡愈詐不若亡國猶勝也○光曰言與狙詐之用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咸曰子指揚子也言

軍無狙詐之人將使誰也○以軍師必尚奇勝

將子亮切下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

使咸曰得其道猶言全七德合軍志之類○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

曰若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

已矣咸曰脩德任賢則無干兩階而二苗格

曰駕御權謀亦須有道或問威震諸侯須

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咸曰言將征伐

資狙詐其可亡乎○光曰言立威必須征伐

乎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祕曰如五霸

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咸曰當以德

若三或曰無徂詐將何以征乎咸曰言征伐者亦皆有征伐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徂詐乎咸曰言不得已須征之自有祕曰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得齊人所述古兵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法近正道者申韓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若何牛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羊之用人也以刀組故曰不仁之至也若何牛日不教而殺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蠖蠃不賸視人如牛羊

臘也與臘臘八月且也今河東俗奉以為大節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蠖天蠖也蠃應劭云蚯蚓也居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蠃虫入穴故蠖蠃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死猶狐狸蠖蠃不過乎臘臘之候或曰矣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咸曰砥磨石也不亦可乎韓刀鈍礪之以砥筆秃銛之以砥之也祕曰民不遵禮教而加之刑名不利故喻云光曰宋本銛作銛救淹巨淹二切今從李吳本銛息廉切古以木為筆或者亦

可砥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殺民亦猶刃之
乎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秘曰秦尚刑法
而加諸人○光曰言用法以礪人如用砥以
礪刃則莫若秦為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
尚矣其如不仁何刑名為不道則其令民也何
矣咸曰言若以刑名非正道邪何
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光曰若以刑
名為非道則何以能禁民使自然而止曰何
必刑名圍其擊劍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咸
言雖鄙技皆可自然而非正道之為君子耻
之○光曰李本自作自今從宋吳本若自然
者皆謂之道則圍其欲以智巧惑人有時而
自感擊劍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

制人有時而自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
制是亦自然曰非也言刑名猶圍其擊劍雖亦自
作焉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咸
然然非正道之法故此文以正道示之大者
大道也謂仁德之化小者小道也謂刑名之
茲註乃別為一段以聖人諸子釋之非矣○
秘曰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者所以
助治者也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未有捨禮樂
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光曰禮樂可以
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輸劫一時所
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則同其為茲正則異矣
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法而治揚子以為不
可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咸曰唐虞成
周之道德仁

義詩書禮如申韓如申韓咸曰再言者疾之
樂為之法如申韓如申韓其也○祕曰法者
謂唐虞成周仁義禮樂之法豈如申
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為法莊周申
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
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本苟不乖少聖人
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咸曰或曰莊周
台我也○光曰漸子廉切台音貽
有取乎曰少欲周當戰國之益焉○咸曰言莊
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寡欲之心此可
取耳○祕曰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
老子之言而老子以無欲觀妙為理鄒衍有
至周不顧厚幣之迎是少欲可取耳鄒衍有

取乎曰自持有疑時之風焉○咸曰言鄒衍
言然其本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大雅
整之於身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此可
取耳○祕曰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
正乎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能以節
儉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
間雖隣不覿也祕曰罔無也夫君臣上下分
老子滅絕禮學之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禮
樂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
義也衍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
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
與親隣亦不欲見之
矣○光曰罔認也

